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晉紀六

起旃蒙大荒落八月盡  
柔兆敦牂凡一年有奇

齊王下

開運二年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丙寅右僕射

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  
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

以委之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

陽城

之捷見上卷上年夫勝之不可恃也尚矣紂之百克而卒無後夫差數戰數勝終以亡國桑田之捷滅虢之兆也方城之勝破庸之基也項梁死於定陶而嬴秦墟宇文化及摧於黎陽而李密敗皆恃勝之禍也陽城之戰危而後克契丹折翅北歸蓄憤愈甚為謀愈深晉主乃偃然以為無虞石氏宗廟宜其不祀也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

室崇飾後庭近朝莫之及

近朝謂近世如梁如唐也朝直遙翻

作織

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

期讀曰暮

又賞

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曷者陛下親禦胡寇

謂元年



州之戰也  
事見上卷

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

笑稱旨

稱尺正翻

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

唐制帛以十端為束彼

戰士見之能不缺望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

缺古穴翻缺望

怨望也冒莫北翻折而設翻

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

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承迎帝意

由是益有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

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

竇廣德有賢行漢文帝以其后弟恐天下議其

私不敢相也馮玉何人斯晉出帝昌言於朝以昭親任之意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其此謂乎

玉乘勢

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

遺唯李翱

由是朝政益壞

史言晉亡形已

成朝直

唐兵圍建州既久

是年二月唐兵攻建州事始見上卷

建人離心

或謂董思安

謂誨語之也

宜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

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丁亥唐先

鋒橋道使上元王建封先登

上元本江寧縣唐肅宗上元間更名帶江寧府

遂

克建州閩主延政降

閩自唐末王潮得福建傳審知延翰鏐祖曦至延政而亡

王忠

順戰死董思安整衆奔泉州

史言泉州二將事閩主有始終

初唐兵之

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

楊思恭重斂事見二百八十三

卷天福八年  
斂力贍翻

爭伐木開道以迎之及破建州縱兵大掠

焚宮室廬舍俱盡是夕寒雨凍死者相枕

枕職任翻

建人失

望唐主以其有功皆不問

漢主殺韶王弘雅

弘雅漢主之弟

也

九月許文禎以汀州王繼勲以泉州王繼成以漳

州皆降於唐

荀子有言兼井易也堅凝之難唐能取閩不能終有閩也為閩人叛唐張本

唐

置永安軍於建州

丙申以西京留守兼侍中景延廣

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

殿中監王欽祚權知恒州事

恒戶登翻

會乏軍儲詔欽祚括糴民粟杜威有粟十餘萬斛

在恒州欽祚舉籍以聞威大怒表稱臣有何罪欽祚籍

沒臣粟朝廷為之召欽祚還

杜威恒州之粟豈非前者表獻之數乎使其出於表

獻之外亦括克軍民所積者耳舉而籍之夫何過朝廷之法不行於貴近第能虐貧下以供調度國非其國矣

為于偽翻還從宣翻

仍厚賜威以慰安之

戊申置威信軍於曹

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

乙卯遣彰

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恒州

漢主殺劉思潮林少強林

少良何昌廷

天福八年漢主使劉思潮等四人弑其兄弘度而自立事見二百八十三卷今又殺

四人以除其偏少詩照翻

以左僕射王翺嘗與高祖謀立弘昌

事見二百

八十三卷  
天福七年

出為英州刺史

英州漢桂陽郡潁陽縣之地唐以潁陽縣隸廣州漢主劉

龔分潁陽縣置英州九域志廣州北至英州四百二十里

未至賜死內外皆懼不自

保 冬十月癸巳置鎮安軍於陳州 唐元敬宋太后

殂 王延政至金陵唐主以為羽林大將軍斬楊思恭

以謝建人

以楊思恭厚斂也

以百勝節度使王崇文為永安節

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

撫寧荒餘其政當爾自蓋公投此法于曹參參

以相齊又以相漢後人知此法者鮮矣治直之翻

初高麗王建用兵吞滅鄰國

頗彊大

事見二百八十一卷高祖天福元年麗力之翻

因胡僧襪囉言於高祖

曰勃海我昏姻也其王為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

之高祖不報及帝與契丹為仇襍囉復言之

襍囉望發翻  
囉魯何翻

復扶  
又翻

帝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

武自稱權知國事上表告喪十一月戊戌以武為大義

軍使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

使疎  
吏翻

諭指使

擊契丹

畏契丹知之不形諸詔  
命以詔指諭之而已

仁遇至其國見其兵極

弱鄉者襍囉之言特建為誇誕耳實不敢與契丹為敵

宋白曰晉天福中有西域僧襍囉來朝善火卜俄辭高祖請遊高麗王建甚禮之時契丹併勃海之地有年矣

建因從容謂襍囉曰勃海本吾親戚之國其王為契丹所虜吾欲為朝廷攻而取之且欲平其舊怨師迴為言於天子當定期兩襲之襍囉還具奏高祖不報出帝與契丹交兵襍囉復奏之帝遣郭仁遇飛詔諭建深攻其地以牽脅之會建已卒武知國事與其父之大臣不叶自相魚肉內雖稍平兵威未振且夷人怯懦襍囉之言皆建虛誕耳

仁遇還

還從宣翻

武更以它故為解

為說以自解

乙卯

吳越王弘佐誅內都監使杜昭達已未誅內牙上統軍

使明州刺史闕璠

璠音翻

昭達建徽之孫也

杜建徽佐吳越王錢鏐有

功與璠皆好貨

好呼列翻

錢塘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

侍弘佐左右昭悅為人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

不能平昭悅知之詣璠頓首謝罪璠責讓久之乃曰吾

始者決欲殺汝今既悔過吾亦釋然昭悅懼謀去璠璠

專而愎國人惡之者衆

去羌呂翻愎蒲逼翻惡烏路翻

昭悅欲出璠於

外恐璠覺之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

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為明州刺

史進思為湖州刺史

闕璠明州人胡進思湖州人也

璠怒曰出我於外

是弃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

命既而復以它故留進思

復扶又翻

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



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

亂下獄鍛鍊成之

下戶璠昭達既誅奪仁俊官幽于東

府於是昭悅治闕杜之黨凡權任與已侔意所忌者誅

放百餘人國人畏之側目

為弘佐誅昭悅張本治直之翻

胡進思重厚

寡言昭悅以為慙故獨存之

胡進思獨存所以昭悅收階錢氏廢立之禍

昭悅收

仁俊故吏慎溫其

慎姓也古有慎到溫其名也

使證仁俊之罪拷掠

備至

拷音考掠音亮

溫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為國官

國官吳越

國官也慎溫其自藩府吏職擢為國官

溫其衢州人也

十二月乙丑加

吳越王弘佐東南面兵馬都元帥

辛未以前中書舍

人廣晉陰鵬為給事中樞密直學士

唐改魏州為興唐府高祖改為廣晉

府鵬馮玉之黨也朝廷每有遷除玉皆與鵬議之由是

請謁賂遺充滿其門

遺惟季翻

初帝疾未平

去年冬帝有疾見上卷

會正旦

謂今年正月朔旦

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

起居太后

女僕即女奴也唐人謂參候為起居今人之言猶爾

因問皇弟睿近讀

書否

睿即重睿也避帝名去重字

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

廢立之志帝疑之

帝固忌重睿因桑維翰女僕之問已疑維翰矣馮玉又從而譖之其疑愈

不可破矣李守貞素惡維翰  
惡烏路翻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

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桑而易制易以鼓翻共薦以

代維翰丁亥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

崧為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

客亦所以遠猜嫌也復扶又翻朝直遙翻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今既解

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

親猥細之務乎猥雜也玉曰恐其反耳言所以不授維翰大鎮者恐其阻兵

而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此指維翰贊成

晉祖晉陽舉兵之謀

楚湘陰處士戴偃

劉昫曰湘陰漢羅縣宋置湘陰縣唐屬岳州宋淳化

四年以湘陰縣隸潭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一十五里

為詩多譏刺楚王希範囚

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瑾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

衣之交今弃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為之言於唐主曰

厭於葉翻伏也又於艷翻滿也為于偽翻

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弃之以

為名唐主乃使景達自至青陽召之

齊丘隱青陽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八年

三年春正月以齊丘為太傅兼中書令但奉朝請不

預政事

奉朝會請召而已

以昭武節度使李建勲為右僕射兼

門下侍郎與中書侍郎馮延巳皆同平章事建勲練習

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朋

黨

斷丁亂翻喜許記翻惟世官則練習吏事懦怯少斷則亦因練習之久而巧於避就者然也若馮延巳所

為過少年書生之常態多大言而少成事樹朋黨以濟已私此二種人皆不可以相也水部郎中

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士初

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翰林學士給事中常夢錫領

之專典機密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

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

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

左右讀為佐佑幾居豈翻

續亦出為池州觀

察使夢錫於是移疾縱酒不復預朝廷事

史言正邪雜處正終為邪

所勝復扶又翻

續可求之子也

嚴可求徐溫之謀主也

二月壬戌朔日

有食之

晉昌節度使兼侍中趙在禮

晉以京兆府為晉昌軍

更

歷十鎮

更工衡翻趙在禮起於鄴都徙義成不行後歷橫海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凡十

鎮所至貪暴家貲為諸帥之最

帥所類翻

帝利其富三月庚

申為皇子鎮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

為子偽翻鎮寧軍澶州煦吁句翻

在禮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帝養以為子 唐泉州刺史王繼勲致

書修好於威武節度使李弘義

好呼到翻

弘義以泉州故隸

威武軍怒其抗禮

王繼勲與李弘義同事南唐弘義雖建節然比肩事主固不可修巡屬之

禮李弘義以此起兵端耳

夏四月遣弟弘通將兵萬人伐之

初朔

方節度使馮暉在靈州留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於州下

事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四年党底朗翻酋慈由翻長知兩翻

故諸部不敢為寇及將

罷鎮而縱之前彰武節度使王令溫代暉鎮朔方不存

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

昔周之封衛疆以周索以其地居中國也其封晉則疆以戎索以其

地近戎狄也戎狄不可繩以中國之法尚矣

羌胡怨怒競為寇鈔

鈔楚交翻

拓跋彥

超石存也廝寢三族共攻靈州殺令溫弟令周戊午令

溫上表告急 泉州都指揮使留從效謂刺史王繼勳

曰李弘通兵勢甚盛士卒以使君賞罰不當

當丁浪翻

莫肯

力戰使君宜避位自省

省昔景翻

乃廢繼勳歸私第

留從效立王繼

勳見上卷上年

代領軍府事勒兵擊李弘通大破之表聞于唐

唐主以從效為泉州刺史召繼勳還金陵遣將將兵戍



泉州

為留從效遣唐  
戍將歸張本

徙漳州刺史王繼成為和州刺史

汀州刺史許文稹為蘄州刺史

稹止  
忍翻

定州西北二百

里有狼山

匈奴須知狼山寨東北至易  
州八十里東南至廣信軍界

土人築堡於山

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

衆

妖於  
遙翻

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

歐史作  
孫方諫

蓋孫方簡後避周太祖皇考諱遂改名方諫也

考

及

異曰按周世宗實錄云清苑人今從漢高祖實錄

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

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

崇信釋氏而學其學專  
一而靜者其死也能結

跌端坐如生

謂之坐化 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

薛史曰宋乾德中遷其尼朽骨

赴京焚於北郊妖徒遂息

會晉與契丹絕好

好呼到翻

北邊賦役煩重寇

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寺

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

帥讀曰率

頗獲其甲

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日益衆久之至千餘家

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

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鈔掠

鈔楚交翻

多所

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

丹請為鄉道以入寇

邊境之上姦民如此者不特孫方簡唐人所謂兩面也降戶江翻鄉

讀曰嚮道  
讀曰導

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充鄆滄

貝之間盜賊蜂起更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

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

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棄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

宜為之備

為孫方簡棄中國無主契丹北歸入據定州張本

初朔方節度使

馮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暮年得五千匹朝廷忌之

徙鎮邠州及陝州

陝先冉翻

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河

陽節度使暉知朝廷之意悔離靈武

離力智翻

乃厚事馮玉

李彥韜求復鎮靈州朝廷亦以羌胡方擾丙寅復以暉

為朔方節度使將關西兵擊羌胡以威州刺史藥元福

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

威州唐之安樂州也中世沒於吐蕃大中三年收復更名

威州梁唐弃之晉復置後周改為環州以大河環曲為名亦唐初之舊州名也趙珣聚米圖經靈州南至環州

五百里按薛史天福四年五月勅靈州方渠鎮宜升為威州割寧州木波馬嶺二縣隸之後周改為環州顯德

四年降為通遠軍

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

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

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

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薊人李殷充步軍都

指揮使兼都排陳使薊音計陳讀曰陣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

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

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時以陳州置鎮安軍視守貞蔑如

也守貞在外所為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

奉而內恨之為李守貞與杜威降契丹張本初唐人既克建州去年八月

唐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

李弘義

說式苗翻

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不煩寸刃

坐致弘義唐主乃拜弘義母妻皆為國夫人四弟皆遷

官以覺為福州宣諭使厚賜弘義金帛

欲啖李弘義以祿利而誘致之

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待之疎薄覺不敢言入朝

事而還

為陳覺興兵攻福州喪敗而還張本還從宣翻又如字

秋七月河決楊

劉西入莘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莘縣在魏州之東朝城在魏州東南

相去四十里廣古曠翻

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

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

具述朝旨啖以厚利

朝直送翻啖徒濫翻

洺州軍將趙行實嘗事

延壽遣齋書潛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

遺惟李翻處昌

呂翻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

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為期約

晉人自此墮趙延壽計中矣復扶又翻

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過於長城北

此戰國時燕所

築長城也在涿州固安縣南薛史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虜轉鬪

轉鬪四十

里斬其酋帥解里

酋慈秋翻解戶買翻

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

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

還從宣翻

帝既與契丹絕好

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

好呼到翻  
數所角翻

宴賜甚厚承

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

澶時連翻

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歲

大熱

屬之欲翻

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

嵐盧舍翻部

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

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

吐谷渾部落既知朝廷微弱又畏劉知遠之嚴然不敢于

太原作亂者憚劉知遠之威畧無所肆其姦故欲遁歸故地

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

帥所部先亡歸契丹

帥讀曰率

契丹用為雲州觀察使以誘

承福

誘音酉

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



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

去先呂翻

飼祥吏翻

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

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

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

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

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

五代會要曰吐谷渾酋長有赫

連鐸者唐咸通中從太原節度使康承訓平徐方有功朝廷授振武節度使復盜據雲中後唐太祖遂之乃歸幽州李匡傳其部落散居蔚州界互為君長其氏不常有白承福者自同光初代為都督依中山北石門為柵

莊宗賜其額為寧朔奉化兩府以都督為節度使仍賜承福姓李名紹魯其畜牧就善水草丁壯常數千人羊馬生息入市中土朝廷常存恤之路王清泰三年白可久為寧朔奉化留後始見於史晉天福元年高祖以契丹有助立之功割雁門以北及幽州之地以賂之由是吐谷渾部族皆隸於契丹其後苦契丹之虐政復為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所誘乃背契丹率車帳羊馬取五臺路歸國契丹大怒以朝廷招納叛亡遣使責讓至六年正月高祖命供奉官張澄等率兵二千搜索并鎮忻代四州山谷吐渾還其舊地然亦以契丹誅求無厭心不平之命漢高祖出鎮太原潛加慰撫其年五月大首領白承福及麾下來朝九月又遣首領白可久來朝少主嗣位絕契丹之好數召其酋長入朝厚加錫賜每大譙會皆命列坐於勲臣之次至開運捍虜於澶州召承福等帥其部衆從行屬歲多暑熱部下多死復遣歸太原移帳於嵐石州然承福馭下無法多干軍令其族白可

久在承福之亞因牧馬帥本帳北遁契丹授以官爵復遣潛誘承福承福亦思叛去事未果漢祖知之乃以兵環其部族擒承福與其族白鐵匱赫連海龍等五家凡四百有餘人伏誅籍其牛馬命別部長王義宗統其餘屬

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

斂力贍翻

擅取官麥五

百斛造麴賦與部民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罪

應死彥韜趣馮玉使殺之

趣讀曰促

劉知遠上表論救

慕容彥超

劉知遠之同產弟故救之上時掌翻

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

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甲戌勅免彥超死削官

爵流房州唐陳覺自福州還至劍州

劍州即殷王延政所置之鐔

州也南唐既克建州分延平建浦富沙三縣置劍州至宋混一天下以蜀中亦有劍州乃如南字為南劍州

恥無功

恥自詭說李弘義矯詔使侍衛官顧忠召弘義入朝而不能致也

入朝

侍衛官在人主左右直衛者也猶盛唐之侍官

自稱權福州軍府事擅發

汀建撫信州兵及戍卒命建州監軍使馮延魯將之趣

福州迎弘義

趣七喻翻

延魯先遺弘義書

遺惟季翻

諭以禍福弘

義復書請戰遣樓船指揮使楊崇保將州師拒之

一本州師

作舟

覺以劍州刺史陳誨為緣江戰棹指揮使

建溪東流歷劍

州至福州皆大江也表福州孤危旦夕可克唐主以覺故土人亦謂之為江

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

傳音附

不可中止當發

兵助之丁丑覺延魯敗楊崇保於侯官

閩及侯官二縣皆治福州郭下

此戰于侯官縣界也敗補賈嗣

戊寅乘勝進攻福州西關弘義出擊

大破之執唐左神威指揮使楊匡鄴唐主以永安節度

使王崇文為東南面都招討使

去年十月唐置永安軍於建州

以漳泉

安撫使諫議大夫魏岑為東面監軍使延魯為南面監

軍使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

第二重城也

馮暉引兵過旱海至輝德

張洎曰自威州抵靈州旱海七百里斥鹵枯澤無溪

潤川谷輝德地名在靈武南張舜民云今旱江平即旱海在清遠軍北趙珣聚米圖經曰鹽夏清遠軍間並係沙磧俗謂之旱海自環州出青剛川本靈州大路自此過美利寨漸入平夏經旱海中難得水泉至耀德清邊鎮入糗糧已盡糗去久翻拓拔彥超衆數萬為三陳扼要路

據水泉以待之

陳讀曰陣下同

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彥超

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

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

矣今虜雖衆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

不足為患請公嚴陳以待我

嚴陳者嚴兵整陳也

我以精騎先犯

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

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

之彥超大敗

馮暉圍養拓拔彥超於靈武城中彥超固心知其故而懷怨暉去鎮而彥超得出彥

超既得出而暉復來出柙之虎苟可以肆反噬者無所不至也非力戰而克之馮暉之威令不可復行于朔方

矣帥讀

明日暉入靈州

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

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

敗補遣翻

斬首七千級

漢劉思潮

等既死陳道庠內不自安

陳道庠與劉思潮等同執漢主弘度者也殺劉思潮等見

去年特進鄧仲遺之漢紀

按路振九國志陳道庠道庠父瑄與鄧仲有舊故然

問其故伸曰慙獠

遺惟季翻慙呼談翻癡也獠盧皓翻又竹絞翻

此書有誅韓

信醢彭越事宜審讀之漢主聞之族道庠及伸李弘

義自稱威武留後更名弘達奉表請命于晉

李弘義本名仁達弘

義者唐所賜名也既叛唐遂更其名

甲午以弘達為威武節度使同平章

事知閩國事

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

泰州斬首二千級

敗補遠翻

辛丑福州排陳使馬捷

陳讀曰陣

引唐兵自馬牧山拔寨而入至善化門橋都指揮使丁

彥貞以兵百人拒之弘達退保善化門外城再重皆為



唐兵所據弘達更名達

弘達更名達以吳越王名上從弘避之也重直龍翻更工衡翻

遣使奉表稱臣乞師于吳越 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

好呼到翻屢以珍玩為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為諸道兵

馬都元帥 丙辰河決澶州臨黃

臨黃春秋衛河上之邑漢為東郡觀縣有

衛宣公新臺後魏置臨黃縣唐屬澶州宋端拱元年省臨黃入觀城縣

契丹使瀛州刺

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

遺惟李翻考異曰

歐史作高年翰按陷蕃記前云延祚詐輸誠款後云大軍至瀛州偵知蕃將高模翰潛師而出蓋延祚為刺史模翰乃戍將耳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

今從陷蕃記

輕兵襲之已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

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

瀛莫二州晉割屬契丹在瓦橋關南

地遠阻水不能救也繼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

屢奏瀛莫乘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

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

先是趙延壽亦詐通

款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

兵過廣晉

先昔薦翻數所角翻過音戈魏州廣晉府

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

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

勞力聞卿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到翻

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威謂尚公主也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

常慊慊

位兼將相謂居大鎮兼中書令未厭未滿所欲也慊慊亦不滿之意慊苦單翻

豈可復

假以兵權

復扶又翻

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

杜威之心迹雖趙瑩猶知之

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

指揮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

監古  
銜翻

泰寧節度使安審琦

為左右廂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

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

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為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

宋彥筠為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

饒為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洺州團練使薛懷讓為先鋒

都指揮使仍下勅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

黠下  
八翻

先取

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又曰有擒獲虜主

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疋銀萬兩

蘇何容易  
之君臣

恃陽城之捷有輕視契丹之心兵驕者敗自古而然

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

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唐漳州將林贊堯作亂殺監軍

使周承義劍州刺史陳誨泉州刺史留從效舉兵逐贊

堯以泉州裨將董思安權知漳州唐主以思安為漳州

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唐主改漳州為南州命思安及

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庚辰圍之福州使者至錢塘

乞師之使錢塘吳越國都

吳越王弘佐召諸將謀之皆曰道險遠難

救惟內都監使臨安水丘昭券以為當救

水丘複姓也何氏姓苑云

漢有司隸校尉水丘岑今為臨安著姓

弘佐曰脣亡齒寒

古語多有之

吾為天

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君但樂飽身安坐

邪

樂音落

壬午遣統軍張筠趙承泰將兵三萬水陸救福

州

吳越救福州自婺衛至建劍順流可至福州是時劍建已為南唐守此道不可由也自温州之平陽度海

浦至福州界

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

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

用兵昭券憚程昭悅以用兵事讓之

程昭悅時為弘佐所寵任故水丘昭

券憚而讓之

弘佐命昭悅掌應援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

昭德昭危仔倡之子也

危仔倡見二百六十三卷梁太祖開平三年

弘佐議

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牙內都虞侯弘億諫曰鑄

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

舊錢謂銅錢

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

二也

賈音古

銅禁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鐻釜野有鐻犁

犯法必多三也

鐻楚耕翻鐻戶花翻鐻釜也

閩人鑄鐵錢而亂亡

不足為法四也

閩鑄鐵錢見二百八十三卷天福七年及開運元年

國用幸豐而

自示空乏五也

言鄰國聞之必將以為國用空乏而鑄鐵錢

祿賜有常而無

故益之以啟無厭之心六也

厭於鹽翻

法變而弊不可遽復

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杜威李守

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

李守貞引兵會杜威於魏州相與北行

威屢使公

主人奏請益兵

公主者杜威妻宋國長公主帝之姑也

曰今深入虜境必

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

杜威之計即趙德鈞請併范延光軍之計也德

鈞不得請而威得請耳其志圖非望而敗國亡身則一也

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

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



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

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遇契丹於南陽務

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

東城漢東州縣

隋曰東城唐屬瀛州宋熙寧六年省東城縣為東城鎮屬河間縣

威等焚其廬舍掠其

婦女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己酉吳越兵至福州自曹浦南

潛入州城

曹作滕翻魚網也福州之人就此曹魚因以得名

唐兵進據東武門

李達與吳越兵共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

唐主遣信州刺史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

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効王建封僣彊不

用命

留從効起于泉州斬黃紹頗破李弘通唐人憚其威名王建封雖本唐將恃建州先登之功故皆僣

彊不用命僣其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勿翻強其兩翻

故攻城不克唐主以江州觀察使杜昌業為吏部尚書

判省事先是昌業自兵部尚書判省事出江州

判省事者判尚

書省

及還閱簿籍撫案歎曰未數年而所耗者半

言昌業出

入之間未及數年而府庫之積已耗其半

其能久乎

言不能以支久也史言唐之府庫耗於用兵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

趣七喻翻恒戶登翻

杜威等

至武強

九域志武強縣在深州西四十五里宋白曰武強六國時武隧地屬趙故城在今縣東北三十

里是為漢武強縣郡國縣道記云古武強縣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五里是為晉武強縣高齊移縣於後魏武邑

郡故城今聞之將自貝冀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

在恒州去年九月遣張彥澤戍恒州以備契丹恒戶登翻引兵會之言契丹可

破之狀威等復趣恒州

復扶又翻趣七喻翻

以彥澤為前鋒

考異曰

備史曰彥澤狼子其心密已變矣乃通款郭律氏請為前導因促騎說威引軍沿滹沱水西援常山及至真定

東垣渡與威通謀先遣步衆跨水不之救致敗將沮人心以行詭計因促監者高勲請降於虜按彥澤與威若

已通款於契丹則彥澤何故猶奪

甲寅威等至中度橋

滹沱水逕恒州東南恒州之人各隨便為津  
渡之所此為中度者明上下流各有度也契丹已據

橋彥澤帥騎爭之

帥讀曰率

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

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

渡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及聞晉

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

知晉軍不敢戰也

蜀施州刺史

田行臯叛遣供奉官耿彥珣將兵討之

杜威雖以貴

戚為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

自李守貞至宋彥筠皆節度使也

但

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

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

磁牆之翻  
說式芮翻

今大軍去恒州咫尺

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

可立成

三股木者用木三條交股縛之  
其下撐開為三足以寘水中

密約城中舉火

相應夜募將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

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

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

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

羸倫為  
翻並步

浪翻斷  
音短

樵米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

盛軍中怵懼翰等至樂城

怵許勇翻舊唐書地理志曰樂城縣漢常山郡之開縣也

後魏於開縣古城置樂城縣屬趙州唐屬恒州九域志樂城縣在恒州南六十三里范成大北使錄曰趙州三

十里至樂城金人

改趙州為沃州

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

之契丹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南走運夫

在道遇之皆弃車驚潰翰契丹主之舅也

契丹后族皆以蕭為氏歐

史曰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鉢翰之妹亦嫁契丹主德光而阿鉢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既入汴將北歸以為宣武節度使李崧為制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宋白曰蕭翰述律阿鉢之子

十二月丁巳

朔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滑州

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

奔衝遣軍將關勲走馬上之

高行周符彥卿一時名將也滑澶及河陽河津之要

也使晉主能用李穀之言安得有張彥澤輕騎入汴之禍乎走馬上之急報也宋自寶元康定以前凡邊鎮率

有走馬承受之官從才用

已未帝始聞大軍屯中度

寅甲

翻澶時連翻上時兩翻

杜威等至中度已未大梁始聞之強寇深入諸軍孤危而驛報七日始達晉之為兵可知矣

是夕關

勲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

赴之

自古以來重戰輕防未有不敗者也發數百人不足以增大軍之勢而重閉之防闕矣

又詔

發河上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詣軍前

五十萬合東石之數言之

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

從才祚等還還從宣翻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

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慄慄慄力莫知為

計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見賢遍翻

帝方在苑中調鷹調鷹者調習之也使馴狎而附人辭不見又詣執政

言之執政不以為然執政謂馮玉退謂所親曰晉氏不

血食矣言晉必亡宗廟不祀蓋晉氏之亡不獨桑維翰知之通國之人皆知之帝欲自將

北征李彥韜諫而止將即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

亮翻



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

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

戍河陽且張形勢

史言三將戍河津雖張形勢而兵力甚弱

奉國都指揮使

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為營孤

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

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

帥讀曰率下同

威許諾遣清與

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却諸將請以

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為契丹所敗

敗補邁翻

浮水抵岸得

免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互有殺傷屢請救於威

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

將即亮翻

坐觀

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

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

士衆盡死

李穀為杜威畫計而不行猶可曰言之易而行之難至于王清力戰而不救則其欲賣國

以圖已利心迹呈露人皆知之矣

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洛州人也甲子

契丹遙以兵環晉營

環音宦

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

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

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

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

趙延壽父子以是陷

契丹杜威之才智未足以企延壽其墮契丹之計無足怪者覆轍相尋豈天意邪

丙寅伏甲召

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

聽命

唯于癸翻

威遣閤門使高勲齎契丹契丹主賜詔慰

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

陳讀曰陣

軍士皆踴躍以

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

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

史言晉軍之心皆不欲降契丹迫于其帥

而從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之耳

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

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

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

契丹主非特戲杜威趙延壽也

亦以愚晉軍彼其心知晉軍之不誠服也駕言將以華人為中國主是二人者必居一於此晉人謂喪君有君皆華人也夫是以不生心其計巧矣然契丹主巧於愚弄而入汴之後大不能制河東小不能制羣盜豈非挾數用術者有時而窮乎衣於既翻

以威為太傅李守貞為司徒威引契

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

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

城降之

契丹以勝勢脅降代州而太原不為之動以劉知遠郭威在也九域志恒州西北至代州三百

四十里

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

先悉薦璘離

珍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

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

諭其衆

誘音西

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

史言大

非一本

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

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麻答為

安國節度使

宋白曰麻答本名解里阿保機之從子也其父曰撒剌歸梁死于汴

以客省

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

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

高祖天福二年契丹改國號大遼事

見二百八十一卷

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

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

契丹主不從

使契丹主用張礪言事未可知也

引兵自邢相而南

契丹之兵

依山南下以臨晉相息亮翻

杜威將降兵以從

從才用翻或問杜威不降契丹晉可保乎

曰設使杜威藉將士之力擊退契丹契丹主歸北完聚必復南來晉不能支也使其間有英雄之才奮然出力

擊破契丹使之不敢南向則負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將士又將扶立以成篡事石氏必不能高枕大梁劉知遠亦不可得而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徂伺其旁也

吏民以通事傳住兒為都監

監古銜翻

杜威之降也皇甫遇

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

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

復扶又翻下同

至

平棘

平棘漢古縣唐帶趙州九域志曰平棘故城春秋棘蒲邑十三州志云戰國時改為平棘

謂從

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從才用翻

吭古郎翻

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

張彥澤以澶孟有戍兵故從白馬津

度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

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

太原

距洛陽一千二百里洛陽至大梁又三百八十里就使劉知遠聞命投袂而起亦無及矣

癸酉未明

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

能遏

帥讀曰率

彥澤頓兵明德門外

五代會要曰明德門大梁皇城南門薛史天福

三年十月改大寧宮門為明德門

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劔驅

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

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

五代會要曰大梁皇城之東門為寬



仁門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

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  
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  
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寧節度使延煦威信  
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

國寶即高祖天福三年所制受命寶

也煦吁  
句翻

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

臣妾之辱惟晉宋為然嗚呼痛哉上

時掌  
翻

傳佳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

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

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

復扶又翻

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

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

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

宮城正南門外之都街謂之天街經涂也

遇李崧駐

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

揖赴侍衛司示將囚

繫之也一曰時張彥澤處侍衛司署舍

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

李崧官侍中

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彥澤

踞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

大鎮授以兵權

謂高祖時朝野皆請誅張彥澤自涇州罷歸宿衛去年桑維翰拔使同禦契丹

復領彰國節度使帥兵戍常山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

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為之一空

為于偽翻下為主同

彥澤所居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

張彥澤自以疾驅入汴為功

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

從才用翻

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軍士擒罪人至

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腰領

昌頤

真翻豎而主翻三指中指也示以中指言中斷之即腰斬也此蓋五代軍中虐帥相仍為此以示其下罪之輕重決於一指屈伸之間及漢史弘肇掌兵有抵罪者弘肇以三指示吏即腰斬之正此類也

彦澤素

與閤門使高勲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彦澤曰上書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

李濤請殺張彥澤事見二百八十三卷高祖天福七年

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

彥澤大笑命酒飲之

飲於禁翻

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

李濤者回

之族曾孫明辯有膽氣固自有種

甲戌張彥澤遷帝於開封府頃刻不

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

人步從

從才用翻

見者流涕

亡國之恥言之者為之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謂真知

者也天乎人乎

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契丹

主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

遺唯季翻

彥

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

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

入與帝訣歸第自經

氏音支按薛史烏氏公主高祖第十一妹也

帝與太后

所上契丹主表章

上時掌  
翻下同

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帝使

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

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

帝惆悵久之

當是時晉朝之臣已視出帝為路人雖惆悵亦何及矣惆悵丑鴛翻

馮玉佞

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

亡國之臣其識正如此耳復扶

又楚國夫人丁氏延煦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

太后遲迴未與彥澤詬詈立載之去

詬苦候翻又許是候翻詈力智翻

夕彥澤殺桑維翰

考異曰薛史帝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虜和慮戎主到則顯彰

已過欲殺維翰以滅口因令張彥澤殺之以帶加頸白

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為如是

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

二人自澶州來

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為彥卿所敗詰之

陽城之戰見上卷上年敗

補賣翻詰去吉翻

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

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

符彥卿言直契丹主無以罪也為于偽翻

已卯延煦

延寶自牙帳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

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

噉徒濫翻

帝心稍安上

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

應

追都回翻其文不與前史相應也

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

李心傳曰秦璽者李斯之蟲魚篆也其圍四寸按玉璽圖以此璽為趙璧所刻璧本卞和所獻之璞蘭相如所奪者是也余嘗以禮制考之璧五寸而有好則不得復刻為璽此說謬矣秦璽至漢謂之傳國璽自是迄于漢帝所實用者秦璽也子嬰所封元后所授王憲所得赤眉所上皆是物也董卓之亂失之吳書謂孫堅得之洛陽甄官井中復為袁術所奪徐璆得而上之殆不然也若然則魏氏何不實用而自刻璽乎厥後歷世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没于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魏氏有國刻傳國璽如秦之文但秦璽讀自右魏璽讀



自左耳晉有天下又自刻璽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  
昌本書與服志乃以為漢所傳秦璽實甚誤矣此璽更  
劉聰石勒逮石祗死其臣蔣幹求援於謝尚乃以璽送  
江南王彪之辯之亦不云秦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  
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慕容燕璽也晉孝武太元十九  
年西燕主永求救於却恢併獻玉璽一紐方闊六寸高  
四寸六分文如秦璽自是歷宋齊梁皆實之侯景既死  
北齊辛術得之廣陵獻之高氏後歷周隋皆誤指為秦  
璽後平江南知其非是乃更謂之神璽焉劉裕北伐得  
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為隋有者姚秦璽也晉義熙十三  
年劉裕入關得傳國璽上之大四寸文與秦同然隱起  
而不深刻隋滅陳得此指為真璽遂以宇文所傳神璽  
為非是識者又謂古璽深刻以印泥後人隱起以印紙  
則隱起者非秦璽也姚氏取其文作之耳開運之亂沒  
于邪律女真獲之以為大寶者石晉璽也唐太宗貞觀  
十六年刻受命璽文曰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後歸朱全

忠及從珂自焚璽亦隨失德光入汴重貴以璽上之云  
先帝所刻蓋指敬瑄也蓋在唐時皆誤以為秦璽而秦  
璽之亡則久矣今按石祇死當作冉閔死李心傳之說  
與唐六典異今並存之以俟知者及周又製二寶有司  
所奏其說亦祖六典

帝奏頃王從珂自焚

事見二百八十卷高祖天

福元舊傳國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為

事見二百八十一年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

馬於虔翻

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途奉迎張彥澤先  
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櫬  
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

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

降戶江翻

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

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

北方謂中國為漢

有司欲備法駕迎

契丹主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

擐音

太常儀衛未

暇施也皆却之

用太常儀衛則當改胡服而華服故言未暇

先是契丹主至

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猝無所逃伏

不料

其遽見捕也先昔薦翻相息亮翻趣七喻翻

往見契丹主於封丘

九域志封丘縣在大

梁北六

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

橫磨劒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

榮以紙所記語示之

景延廣記其所言以授喬榮見二百八十二卷天福八年

乃服

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

鎖之內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

迎契丹主也封禪寺在大梁城東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五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漢紀一

一起疆圉協洽正月盡四月不盡一年高祖本沙陀部人居於太原及得中國

自以姓劉遂言為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  
昞之後國號曰漢通鑑已前以有漢紀此以  
後漢紀書之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

姓劉名知遠乾祐元年更名暉其先沙陀部人也

天福十二年

漢復以天福紀年詳見後

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

辭晉主於城北

大梁城之北

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

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

起改服撫慰之

按歐史時晉百官迎契丹主于赤岡

左衛上將軍安

叔千獨出班胡語

按薛史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種也故冒胡語

契丹主

曰汝安沒字耶

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人謂之沒字碑

汝昔

鎮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

退

呼躍蓋夷禮猶華人舞蹈也

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丘門外

契丹主辭不見

考異曰漢高祖實錄少帝帥族候于野邪律氏疏之帝指陳前事

乃大臣同謀皆歷歷能對無撓屈色邪律氏亦假以顏色陷蕃記薛史帝紀五代通錄云戎王不與帝相見少帝實錄帝舉族待罪於野虜契丹主入長面撫之遣白封禪寺今從陷蕃記

門民皆驚呼而走

呼火故翻

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

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

氣絕而復息曰蘇氣一出入為

息一曰更息曰蘇

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

歸罪於杜威等

至明

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

事

先易置京尹以彈壓華人

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

懼人心未一未敢居

城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勲至大梁責以殺父叛

契丹

楊承勲囚父以降晉事見二百八十四卷齊王開運元年

命左右嚮食之未幾

嚮力充翻

以其弟右羽林將軍承信為平盧節度使悉

以其父舊兵授之

既授之以其父舊鎮復授之以其父舊兵

高勲訴張彥

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

張彥澤殺高勲家見上卷上年勲為杜威奉降表者也先已為

契丹主所親故得訴其事

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

之

彥澤剽掠事亦見上卷上年傳住兒監彥澤軍者也剽匹妙翻

以彥澤之罪宣示百

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已丑



斬彥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勲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

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

經徒結翻有親喪者經杖

號戶刀翻詬苦候翻又許候勲命斷腕出鎖

斷音短腕烏貫翻

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

髓悉委翻

鬻其肉而

食之契丹遣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

九域志開封府浚儀

縣有陳橋鎮

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

伺相吏翻吭居郎翻人頸曰吭

辛

卯契丹以晉主為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

氏和龍城也

歐史曰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沙磧中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六日過

海北州又行十餘日度遼水至勃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遂至黃龍府按契丹後改黃龍府為隆州北至混同江一百三十里又按慕容氏之和龍城若據晉書及酈道元水經注當在漢遼西郡界今晉主陷蕃度遼水而後至黃龍府又其地近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龍城

契丹主使謂李太后

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太

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之歡

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

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

此契丹所授官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

宋白曰崔廷勳本河內人少陷虜

契丹

主數遣使存問

數所角翻

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

恐見時殺也

雨雪連旬外無供億

毛居正曰供餽餽有儲待之意供億猶供擬也億度也料度其所須

之物隨多少而供之以待其乏也

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

於此飯僧數萬

飯扶晚翻

今日獨無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

意難測不敢獻食

噫孰知緇黃變色其徒所為有甚於不敢獻食者耶有國有家者崇奉釋

氏以求福田利益可以監矣

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

自赤岡引兵入宮

入晉宮

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

守衛晝夜不釋兵仗

懼有變也

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

為厭勝

磔涉格翻  
厭於葉翻

契丹主謂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

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

談何容易斯言甫脫口而打草穀繼之矣天下

果太廢東京降開封府為汴州尹為防禦使乙未契丹

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

史言契丹主猶知用夏變夷

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

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

二人歷唐晉位極人臣國亡不

能死視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

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

太傅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

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

馳而至

被皮義翻

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

威建瑋之子也

史建瑋事晉王克用以及莊宗皆有戰功

雄武節度使何重

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

史匡威不降契丹以其地遠契丹兵

威不能至也何重建則以其鎮與蜀接境遂棄遼而附蜀耳

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

契丹

重威初避晉主重貴名去重單名威晉既亡國重即復舊名其忘恩背主此特末節耳

契丹

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

貯丁呂翻恒戶登翻

驅馬數萬歸

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

將即亮翻

及河契丹主以晉

兵之衆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

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不若且

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

陳橋在陳

橋門外有陳橋驛

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

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

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

之乎將為它人取之乎

冒莫北翻為于偽翻下同趙延壽志在帝中國以此言覘契丹

之意不特為晉兵發也

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

天福八年契丹始攻晉至是五年

僅能得之豈為它人乎

趙延壽聞契丹主此言可

以絕望矣

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

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

千里

表音茂

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

不能居也

時偏方割據者謂中原為上國晉奉契丹又稱契丹為上國

它日車駕北

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

如此豈非為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

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

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

事見

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年斷丁亂翻

既而返為寇讐址向與吾戰辛勤

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

留以為後患乎

復扶又翻

延壽曰鄉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

妻子

質音致

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

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為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

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

契丹封趙延壽為燕王故稱之為大王處昌呂翻

由

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契丹主殺右金吾衛大



將軍李彥紳宦者秦繼旻以其為唐潞王殺東丹王故

也

殺東丹王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年唐潞王之清泰三年也為於偽翻

以其家族貲

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王兀欲兀欲眇一目為人雄健

好施

兀欲始見於此為後得國張本施式跋翻

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

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

餘人

從才用翻

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

援送者送其行以為防援

又遣晉

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

俱晉主在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

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

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

天下之士苟有所負者其所為必有異於人磁牆之翻

晉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吾家何負為此

賊所破慟哭而去

於晉之時通國上下皆知杜重威之不可用乃違衆用之以致亡國詩云

噉其泣矣何嗟及矣今至於慟庸有及乎

癸丑蜀主以左千牛衛上將軍

李繼勲為秦州宣慰使

蜀以何重建降遣使宣慰之

契丹主以前

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

薛史曰劉晞者涿州人陷虜歷官至平章事兼侍中

考異曰實錄作禧或云名稀今從陷蕃記

永康王元欲之弟留珪為義成

節度使兀欲姊婿潘聿撚為橫海節度使

聿以律翻撚乃殄翻考

異曰周太祖實錄聿撚作聿涅今從陷蕃記

趙延壽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

使

為趙匡贊後以河中歸漢張本

漢將張彥超為雄武節度使史仝為

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為忠武節度使前護國

節度使侯益為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

侯益後以鳳翔歸漢

焦繼勳為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

秦州附蜀張彥超無所詣

史匡威不受代

史匡威據涇州以拒史仝

契丹勢稍沮

沮在呂翻

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

自長安入朝于大梁

其裨將留

長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安

晉主之絕契丹也

事見二百八十三卷  
晉高祖天福七年

匡國節度使劉

繼勳為宣徽北院使頗豫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

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為首

相與景延廣實為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

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

馮道以依阿免禍有國家者焉  
用彼相哉然歷事七姓皆以德

望待之亦持身謹靜  
有以動其敬心耳

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

洛陽

舊唐書地理志自長安  
東至洛陽八百五十里

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

之亂由我所致

謂皇甫暉之亂也事見二百七十四卷唐明宗天成元年莊宗之同光四年也

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述軋

書契丹將以別奚漢將與勃海將

王拽刺

拽羊列翻刺盧達翻

勃海將高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

於庭下拽刺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

九域志自洛陽

東至鄭州二百六十里

聞繼勲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

櫪音歷馬

棧也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勲繼勲憂憤而卒劉晞在

契丹嘗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

詬苦候翻又許

候翻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

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安得

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

契丹主自謂周防之密以夸晉臣然東丹之來已胎兀欲奪國

之禍雖甚愚者知之而契丹主不知也善規趙延壽請國者不觀一時之彊弱而觀其治亂之大致

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

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

剽匹妙翻

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

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

大梁之屬縣為東畿洛陽之屬縣為西畿此唐

制也唐制兩京除赤縣外餘屬縣為畿縣

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

鄭滑曹濮皆大梁之旁郡以及言之明上文所謂東西兩畿為畿縣濮博木翻

契丹主謂判三

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

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

都城

大梁都城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

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

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苦契丹皆思逐之

矣為契丹北歸張本

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中書令北平王

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

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

事見二百八十四卷  
晉齊王開運元年

知遠因之

廣募士卒

天福八年齊王與契丹構隙之初劉知遠已奏募兵矣事見二百八十三卷

陽城

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

陽城之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二年

按陽城之戰晉師大捷無緣有散卒歸河東此必杜重威降契丹時也

又得吐谷渾財畜

事亦見開運二年畜吁玉翻

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

冠古玩翻

步騎至五

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

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

既不據險要以邀遮契丹之兵又不

遣兵入援也

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

軼徒



結遣客將安陽王峻舊唐書地理志相州漢魏郡也治安陽縣安陽漢侯國故城在湯陰

東曹魏時廢安陽併入鄴後周移鄴置縣於安陽故城仍為鄴縣隋又改為安陽縣州所治也若漢魏郡城則

在縣之西北七里將即亮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

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夏戶雅翻離力智翻三以應有貢

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南川謂晉陽城

南之地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

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柅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

王以叔父之尊得之

楊乖買翻老人拄杖也歐史曰王峻持拐歸虜人望之皆避道知

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

繒慈陵翻

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使謂知

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邪

朝直遙翻

蕃

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

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

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

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

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

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

劉知遠料之審矣所以舉昭兵南向契丹不能與之爭

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

昭義治潞州自潞州至澤州又至懷州度河則

洛州河南府舊唐書地理志潞州至洛州四百七十里

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

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

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

按五代會要晉少帝前妃張氏天福八年進冊皇后張從恩蓋后族也

不可輕變臣節從

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

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

副使者節度副使也

牒守恩權巡檢

使與高防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

王建立事唐明宗見親任及事晉高祖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丹遣使以

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

荆南高氏父子事大以保其國為謀大率

此如唐主立齊王景遂為皇太弟徙燕王景達為齊王

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為燕王為之副

燕於堅翻

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元城張易有所規諫

張易

北人而仕江南

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

寶而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

待易益厚

景遂之遷善敬士亦難能也

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

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

笑景達屢訶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

屢力

主翻復扶又

翻近巨靳翻延巳以二弟立非已意欲以虛言德之嘗

宴東宮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

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

按是時陳覺馮延魯攻福州史

言其侍飲極傾諂之態榮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

言其常時非必拘此時也

福所繫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

去羌呂翻數所角翻折之舌翻

使彼

懼而為備何所不至自是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唐

主遣使賀契丹滅晉且請詣長安修復諸陵

唐末喪亂諸陵多遭

發掘南唐自謂纂唐之緒故請修復也

契丹不許而遣使報之晉密州刺

史皇甫暉棣州刺史王建皆避契丹帥衆奔唐

帥讀曰率

北賊帥多請命於唐

帥所類翻

唐虞部員外郎韓熙載上疏

以為陛下恢復祖業今也其時若虜主北歸中原有主

則未易圖也

易以政翻韓熙載以定中原自期僅見此疏耳自古以來多大言少成事者何可勝

數時方連兵福州未暇北顧唐人皆以為恨唐主亦悔

之使唐無福州之役舉兵北向亦喪師而已矣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

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長知今

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如何皆曰天無

二日孟子引孔子之言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

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為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

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

文官班於東武官班下於西胡人立於中間

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

置牙兵市戰馬

其心固虞諸鎮有與之作敵者

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

心怏怏

趙延壽之求為帝不得不止此其所以終為兀欲所鎖也怏於兩翻

令李崧言於

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

言之

為言於偽翻下令為同

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

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

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為中



京

恒戶登翻

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

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

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去羌呂翻孰謂契丹主起于塞

外而不知中國之事體哉

壬戌蜀李繼勲與興州刺史劉景攻固

鎮拔之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取鳳

州

扼散關則北兵不能入鳳州可坐取也

丙寅蜀主發山南兵三千七百

赴之

山南兵興元兵也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

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

古者除王畿之

外八州八伯所謂三十國而為連連有帥二百二十國  
以為州州有伯者也周分天下以為二伯自陝以西召  
伯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及其衰也齊桓晉文糾合  
諸侯以尊王室亦以方伯之任自居晉人所謂我為伯  
者也石晉以劉知遠為北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  
面都統故亦自謂為方伯

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

諸侯謂當時諸藩鎮

知遠不許聞晉主北

遷聲言欲出兵并陘迎歸晉陽

陘音刑

丁卯命武節都指

揮使榮澤史弘肇

武節軍劉知遠所置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齊王天福八年隋置榮澤縣唐

屬鄭州九域志榮澤縣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

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

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

非我王而誰

劉知遠封北平王故稱之

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

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

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已已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

等三上牋勸進

潞古邑也隋置潞城縣唐屬潞州九域志潞城縣在潞州東北四十里

知

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

劉昫曰冠

氏春秋邑名隋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說音稅

今遠近之心

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

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契丹以其將劉

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

陝失冉翻

奉國都頭王

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

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

劉知遠河東帥故稱之

吾輩若殺

愿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唱取富貴如反掌耳

返當作反暉等

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

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為留後晏

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

澶時連翻

辛未劉知遠即皇帝

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惡烏路翻更工衡翻歐陽修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爲重也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紀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未嘗有法焉古人之語爾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爲元也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至其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梁太祖以乾化二年遇弒明年末帝誅友珪黜其鳳厯之號稱乾化三年尚爲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愛憎之私耳方出帝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晉亦陽優禮之幸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

土門而還及其即位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也可

勝歎哉

壬申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

括率

錢帛見上正月

其晉臣被迫脇為使者勿問令詣行在

被皮義翻

自

餘契丹所在誅之

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

鳳州不克退保固鎮

何重建為蜀圖取鳳州事始見上

甲戌帝自將

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

晉置壽陽縣後魏改曰受陽隋開皇十年改并州南受陽

為文水分州東故壽陽置壽陽縣唐屬太原府

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

天軍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承天軍在井陘縣娘子關西南太原府廣陽縣界宋朝太平興國四年

改廣陽為平定縣置平定軍縣有承天軍寨在太原府南三百五十里

晉主既出塞契丹

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

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

從才用翻契丹置錦州近

木葉山金人疆域圖錦州南至燕京一千四百一十五里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

勝音升謂薛超持之

不令赴火也事見上卷開運三年

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

自殺不果 契丹主聞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為昭義

節度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崔廷勲為河陽節度使

以控扼要害

昭義軍潞州彰德軍相州河陽軍孟州帝自太原西南出兵潞州兵衝也自潞州東

下壺關則至相州南下太行則至孟州故皆命將控扼

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

見二

百八十四卷晉出帝開運元年

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

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

不復肯復農業

不復之復扶又翻再也肯復之復讀如字反也

山林之盜自是

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

事見上正月

又多以其子

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

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



狡古巧翻。獯古外翻。培蒲候翻。斂力贍翻。

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

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滏陽賊帥梁暉有

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

表於帝令暉襲相州

舊唐書地理志滏陽漢武安縣地隋置滏陽縣唐屬磁州為州治所

九域志滏陽南至相州六十里帥所類翻

暉偵知高唐英未至

偵丑鄭翻

相州積

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

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表言

於晉陽將即亮翻

戊寅帝還至晉陽

自承天軍還晉陽還從宣翻又如字

議率

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

人無怨言

勞力到翻

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

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

婦人之智及此異乎唐莊宗之劉后矣鄙

語有之福至心靈禍來神昧二人者各居一焉

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賔

客畜兵器

畜讀曰蓄

與術士遊吳越王弘佐欲誅之謂水丘

昭券曰汝今夕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

帥讀曰率

昭券曰昭

悅家臣也有罪當顯戮不宜夜興兵弘佐曰善命內牙

指揮使諸溫

諸姓溫名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為氏也

伺昭悅歸第

執送東府

伺相吏翻

已卯斬之釋錢仁俊之囚

錢仁俊之囚見上卷開運

二年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斬王暉

王暉降契

丹見上卷上年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於契丹以節度副使駱

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

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

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

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熙

帥讀曰率下同

契丹

主賜趙暉詔即以為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

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

暉不克

謨一本作模

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

天下不足定也

陝州據河潼之要自河東入洛汴此其咽喉也咽因肩翻

矩因勸帝

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為保義

節度使侯章為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

晏為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指揮使

按王晏先已為保義軍馬

步都指揮使既賞其功  
不應為副指揮使恐誤

高防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

李萬超白晝帥衆大譟入府斬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

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鎮來降

帝既得陝又得上  
黨足以示契丹形

制之勢之重以澶州梗其南

鎮寧節度使邪律郎五

北之路虜氣奪而心搖矣

性殘虐

契丹主阿保機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  
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邪律史因之

澶州人

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

浮航即德勝浮梁賊帥所

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

澶州

類翻帥讀曰率航戶剛翻

牙城蓋

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

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

李守貞杜重威既降契丹從契丹主南入汴遂為所留

由

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

去城三十里為

近郊遣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瓊兵敗為契丹所殺 蜀主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

平章事 延州錄事參軍高允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

度使周密闇

音暗

而貪將士作亂攻之密敗保東城衆以

允權家世延帥

高萬金兄弟自梁以來帥延州帥所類翻

推為留後

考異曰周太

祖實錄允權為膚施令陷蕃記云前錄事參軍退居田里漢高祖實錄云允權為延州令周密以允權故將之

子恐與邊人締結移為州主簿密後以闇而黨下惟誅掠是務允權乘其民怨時以言間之復遣親黨潛構諸部衆心遂搖廣本云允權為延州令密徙為錄事參軍今從之周太祖實錄又曰契丹犯闕以周密為延帥按晉少帝實錄開運三年八月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為彰武節度使非契丹所授今從漢高祖實錄據

西城

薛史曰延州有東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澗

密應州人也

丹州都指揮

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軍事契丹述律太

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

饌徂皖翻

又雜戀翻

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酒立而飲之曰

太后所賜不敢坐飲唐王淑妃與郇公從益居洛陽

趙延壽娶明宗女為夫人淑妃詣大梁會禮

趙延壽妻唐明宗女

燕國長公主也晉高祖天福元年契丹已遣使至洛陽取之入北矣今復從延壽至大梁故王淑妃詣之會禮

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

契丹主以唐明宗年長于齒為兄故拜王淑妃為嫂

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

劉遂凝以劉鄩舊恩因王淑妃以求節鉞

契丹

主以從益為許王威信節度使遂凝為安遠節度使淑

妃以從益幼辭不赴鎮復歸於洛契丹主以張礪為右

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左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劉昫以目疾辭



位罷為太保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毫密三州契丹主

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之人難制如此

中國之人困於契丹之陵暴倍

克咸不聊生起而為盜烏有難制者乎蓋亦反其本矣

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

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

澶州亂而遣李守貞杜重威歸鎮宋毫密三州陷而

遣安審琦符彥卿歸鎮契丹主之北歸決矣

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堽橋

堽橋在宿州

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

賊帥所類翻恕

堽余隴翻

帥讀曰率下同

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

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

欲劫符彥卿為質以取徐州也

彥卿子昭序自

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

校戶教翻縋馳  
偽翻呼火故翻

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

不可劫乃相率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

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

官行入閣禮

歐陽脩曰唐故事天子曰御殿見羣臣曰  
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

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  
衛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

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而  
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

自乾符以後因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  
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

閣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五代之時羣臣五日  
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  
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今按五代會要  
有入閣儀司天進時刻牌閣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  
袍衫穿靴乘輦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使已下起居  
訖引駕至正朝殿皇帝坐定卷簾殿上添香喝控鶴官  
拜次鷄叫次閣門勘契次閣門承旨喚仗次閣門使引  
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細仗相次入次  
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揖次宰臣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  
揖次金吾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事舍人揖殿  
轂靴入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省官金吾將軍  
合班立定閣門使喝拜揖笏舞跪三拜奏聖躬萬福又  
引宰臣班首一人至近前又兩拜舞跪三拜引至位對  
揖通事舍人引宰臣於東西踏道下立次文武百官出  
次兩省官南班揖殿出次翰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  
文武班簿南班揖殿出次金吾將軍南班揖殿出次細

仗出次引宰臣香案前奉事訖宣徽使喝好去南班揖  
殿出次閣門使引待制官到位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却  
歸位整折宣徽使宣所奏知又兩拜舞跪三拜舍人喝  
好去南班揖殿出次刑法官奏事准上次監奏御史南  
班揖殿出次閣門承旨放仗次閣門使奏衙內無事次  
喝控鶴官門外祇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內又按歐史  
梁太祖乾化元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閣則入閣  
儀梁所定也祇唐之正牙朝會其儀畧而野而五代謂  
之行禮會要又詳載而為書則其儀為一時之上儀矣  
姑備錄之以志朝儀之變文明殿洛陽宮之正衙殿也  
崇元殿汴宮之正衙殿也薛史曰梁制每月  
初入閣望日延英聽政後唐制朔望皆入閣  
戊子帝

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此時務之

所當急先者

辛卯高允權奉表來降帝諭允權聽周密詰

行在密遂奔東城來奔 壬辰高彥詢以丹州來降

丹延

亦歸於漢矣

蜀翰林承旨李昊謂王處回曰敵復據固鎮

則興州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

復扶又翻

請遣山南西道節

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癸巳蜀主命漢韶詣鳳州

行營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

復扶又翻

諭之曰天時向熱吾

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

契丹自謂其國為上國中

畏暑又畏四方羣起而攻之故

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

急欲北歸果如劉知遠所料

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

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

遷恐揺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

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

契丹之入大梁也降開封府為汴州防禦使今復盛唐之

舊以為節鎮欲兼華夷而撫制之也

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

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

皆稱蕭氏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

救福州已亥至白蝦浦

將即亮翻蝦當作鰕

海岸泥淖須布竹簣

乃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簣不得施

淖奴教翻

實測革翻

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持

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自降

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不能進退

吳越國本唐兩浙地故謂之浙兵

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於我其鋒

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之吳越兵既

登岸大呼奮擊

呼火故翻

延魯不能禦奔衆而走孟堅戰死

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唐兵大破之唐城

南諸軍皆遁吳越追之王崇文以牙兵三百拒之諸軍

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

陳讀曰陣還從宣翻

或言浙兵欲弃福

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

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

唐兵攻福州劉洪進當東南面故書謂東南守將

留從

效不欲福州之平

泉福相為唇齒福州平則泉州為之次矣此留從效所不欲也

建封

亦忿陳覺等專橫

橫戶孟翻

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

是夕燒營而遁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

自刺

刺七亦翻

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弃軍

資器械數十萬府庫為之耗竭

謂唐之府庫罄於奉軍為於偽翻

余安



引兵入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何承天姓苑余姓戎由余之後

留從

效引兵還泉州

自福州還也

謂唐戍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為

仇敵

唐末王潮兄弟自泉州攻福州留從效先是以泉州兵擊破福州兵又會南唐兵圍福州故云然

南接嶺海瘴癘之鄉

漳泉之地東南際海西南接潮州嶺南之境也

地險土瘠

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

秋穀成熟徵租

至冬春蠶畢收斂帛於夏即謂二稅也比毘至翻斂力贍翻贍時斂翻

豈勞大軍久戍於

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制加從效

檢校太傅

唐兵新敗自知無以制留從效遂加其官以安之留從效自此據有漳泉

壬寅

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

從才用翻

諸軍吏

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實以行所

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

司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

呼雞

而縱狸奴雞其敢前乎剽匹妙翻

丙午契丹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

勲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

契丹之下當逸主字

樂音洛悒於及翻悒悒憂愁不得志也

今得歸死無恨矣

契丹主不惟土思亦見諸鎮及

羣盜舉兵者皆歸心河東恐不得正丘首也獨不見涉珪與徒河相持於中山之時乎以此言之其才識相去

遠矣蜀孫漢韶將兵二萬攻鳳州軍於固鎮分兵扼散

關以絕援路

何重建請扼散關猶慮契丹威令行於關西能發援兵也至是契丹歸北中國無主

雖出兵取岐雍可也何必扼散關乎

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

遣東南安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

弘侬為丞相

吳越以越州為東府為弘侬嗣國張本侬作冬翻

庚戌以皇弟

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

劉崇有太原始此考異曰

薛史云崇高祖從弟王保衡晉陽見聞錄云仲弟歐陽史云母弟今從實錄

辛亥契丹主

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為防禦使暉疑

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

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

相悉亮翻

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

而止胡人擲嬰狹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

觀佛狸之飲江侯景

之亂江南其肆毒類如此不嗜殺人然後能一天下孟子之言豈欺我哉樂音洛

留高唐英守

相州唐英閱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

王繼弘斂城中髑髏瘞之

髑徒木翻髑音婁瘞於計翻

凡得十餘萬

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

詰其

吉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

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殺辭氣不屈

乃釋之

史言李穀有膽氣

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

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

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

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

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

兩使節度觀察也樂音洛

癸亥

立魏國夫人李氏為皇后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

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

燕王謂趙延壽顧

張礪曰爾亦有力焉

張礪隨趙延壽入北又與趙延壽俱南以殘中國契丹主猶知其罪

況中國之人乎

甲子帝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

判官蘇禹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禹珪密州人也振

武節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更名從阮

避帝名更遠名

阮更工衛翻

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

折從阮本領振武節

又就府州置節鎮以寵之薛史曰升府州為永安軍折振武之勝州并公河五鎮以隸之

又以河東

左都押牙劉銖為河陽節度使銖陝人也

陝失冉翻

契丹

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

將步騎萬人救之

丙寅以王守恩為昭義節度使高

允權為彰武節度使又以岢嵐軍使鄭謙為忻州刺史

領彰國節度使

彰國軍應州時屬契丹岢嵒我朝

兼忻代二州義軍都

部署丁卯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為嵐州刺史領振武

節度使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使

憲州本樓煩監嵐州刺史領之唐貞

元十五年別置監牧使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表置憲州九域志憲州治靜樂縣靜樂古汾陽縣地嵐憲二州相去五十里而已嵐盧含胡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

為前驅又遣閻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

人也 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沂河歸

其國

自汴沂河自河陽取太行路以歸其國也 魏蘇遣翻

命寧國都虞侯榆次武

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陰

河陰在河陽東南相去百六十二里

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為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

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

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

乎眾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

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勲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



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為河陽都部署行德遣

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

作表寘之蠟丸中故謂之蠟表間古覓翻

契丹

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成兵共

迫太為鄭王

去年方太以安國留後降契丹契丹主蓋命之領武定節度使武定軍洋州時屬蜀

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為僧

梁太祖兄存之子友倫封密王乙蓋梁亡之後避禍為僧

也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為天子取嵩岳神袞冕以

衣之

帥所類翻下賊帥同衣於既翻

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

契丹尚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西

帥讀曰率說式芮翻欲與

戍兵俱西至洛陽

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

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

丹將麻荅殺之

將即亮翻

太無以自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

留守劉晞弃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

潘環擊羣盜却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

子誓衆於南郊壇

後唐郊天壇在洛陽城南

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

考異曰實錄方太傳云劉禧走許田復有潁陽妖巫姓朱號嗣密王誓衆於洛南郊天壇號萬餘人太帥部曲與朝士輩虛張旗幟一舉而逐之洛師遂安今從陷蕃記

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

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

由此觀之契丹嘗命方太鎮河

陽史逸之也校戶教訓

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

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

蕭翰時鎮大梁

晞疑潘

環構其衆逐已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

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

美崔廷勲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

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勲與奚王拽剌退保懷

州崔廷勲欲歸河陽河陽已為武行德所據故保辛未

懷州以逼河陽九域志懷州南至河陽七十里

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  
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  
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三失並見上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

陳覺矯詔事見上卷晉出帝開

運三年唐主之保大四年也

覺延魯敗軍之罪其事見上壬申詔赦諸將議斬二人

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延巳魏岑曰陛下踐祚以來所信任者延巳延魯岑覺四人而已皆陰  
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羣小諫爭者逐

蔚於勿翻

爭讀日諍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以目言道路相遇但以目相視而不敢言

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已岑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

同罪異誅

復扶又翻左傳宋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

人心疑惑又曰上之

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

兵居中者當國又曰岑覺延魯更相違戾

更工衡翻

彼前則

我却彼東則我西天生五材國之利器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出左傳杜

預曰五材謂金木水火土也

一旦為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

之柄在岑折簡帛藏取與繫岑一言

折之舌翻帛它朗翻藏徂浪翻

唐

主以文蔚所言為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

魯至金陵宋齊丘以嘗薦覺使福州

事見上卷晉齊王開運三年

上

表待罪

上時掌翻下同

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

稽徐鉉史館脩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

齊丘延已為之陳請

蘄渠希翻會工外翻為于偽翻

故陛下赦之擅興

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無效

死者矣

無詔旨而擅發兵謂之擅興厥罪死場音亦喪息浪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請行顯

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巳罷為太

弟少保貶魏岑為太子洗馬

洗昔薦翻

韓熙載屢言宋齊丘

黨與必為禍亂齊丘奏熙載嗜酒猖狂

猖齒良翻

貶和州司

士參軍

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頤舉州降蜀

蜀自是盡有秦

鳳階成之地  
顧於倫翻

奉頤晉之宗屬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

及藥城病甚

臨城縣屬趙州本房子縣唐天寶元年改為臨城縣宋白曰藥城縣本漢開縣後魏

太和十一年於開縣故城置藥城縣九域志古藥城晉藥氏別邑臨城縣在趙州西南一百三里藥城縣在鎮

州南六  
十三里

苦熱聚冰於胃腹手足且啖之

啖徒濫翻

丙子至殺

胡林而卒

殺胡林蓋以契丹主死於此時人遂以為地名宋白曰殺胡林唐天后時襲突厥羣胡死

於此故名 考異曰實錄云 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  
二十日乙亥卒今從陷蕃記

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羆

羆邦加翻

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

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

盧龍山後即大漠故謂之龍沙復扶又翻

即日先引

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

相繼而入

范成大北使錄自樂城至恒州六十里恒戶登翻

延壽欲拒之恐失

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為主兀欲登

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

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



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恒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

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

兀欲不與諸門管鍵事可知矣趙延壽殊不知

陰為之備其鎖固當

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

壹如故則葬汝矣

咎其傾國南伐至於耗竭部落不安也

帝之自壽陽

還也

見上

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為

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烟百

餘舉

陸佃埤雅曰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烟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余謂今之烽火豈必皆用狼糞哉

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

赴之

親將即亮翻

會契丹出剽掠

剽匹妙翻

仁魯乘虛大破之丁

丑復取承天軍

冀州人殺契丹刺史何行通推牢城

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符習之甥也

符習成德

將歷事唐莊

或說趙延壽曰

說式芮翻

契丹諸大人數日

宗及明宗

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下萬人不若先事圖之

先悉薦翻

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

上事

上事者言欲禮上以領權知南朝軍國事上時掌翻

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

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

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貢生臣張健